

水烛香蒲

史良高

水烛香蒲是一种水生植物,就长在故乡的河边池塘。它本来有一个质朴形象的名字:水蜡烛。可不知是什么时候,就像村里的二丫,去城里转了一圈,叫艾丽丝了。

艾丽丝就艾丽丝吧,我喜欢水烛香蒲这诗意氤氲的名字。当然,我也喜欢它河边亭亭玉立清纯可人的样子,可我更喜欢我那亲爱的枕头。因为,我亲爱的枕头里就拥有水烛香蒲的花絮。

小时候,家是大家,床是大床,兄弟姐妹抵足而眠。枕头,不像现在的枕头,各为其主,是那种电视剧里常见的民国枕头,圆柱形。床有多宽,枕头就有多长。夜晚,床的两头枕头上满满的都是脑袋。枕头两端绣有田田的莲叶与粉荷,那是母亲的杰作。枕头的填充物呢?粗糠。粗糠即稻谷的壳。别瞧那谷壳土得掉渣,可每天一觉到天明,从来就没有睡眠障碍。那年匆匆路过故宫,看见皇帝老儿的婚床上居然也有那样长长的枕头,不由一乐。但转而又想,人家的填充物断断不会是粗糠吧?至少也是湖州丝绵,抑或是鄂尔多斯羊绒之类。

青葱岁月,我拥有人生的第一个枕头,那瓢子就是“水烛香蒲”。其时我住进我家曾经闹过狐仙的阁楼——留仙阁。我当然祈盼夜阑闼寂,有绿衣捧砚,有红袖添香。不知是美女狐仙的不屑,还是我肉身凡胎,情长春浅,只觉得那冥冥之中,螭首蛾眉,凌

波微步,渐去渐远。倒是充满诗意的“水烛香蒲”,一直伴随着我,朝朝暮暮。我每天嗅着阳光的味道,聆听湖水的涛声,与“水烛香蒲”耳鬓厮磨,连梦也像“水烛香蒲”一样飘飘欲仙。

后来我把我的那只“水烛香蒲”一直携带身边,从学校到农村,从农村到城市。结婚成家了,城里人的婚床用品色彩缤纷,光怪陆离,让我眼花缭乱,可我仍然没有舍得丢掉我的“水烛香蒲”。终于有一天,我迷迷糊糊地摒弃了许多旧物,同时摒弃的也有“水烛香蒲”。没有了“水烛香蒲”的日子,我用过藤枕、竹枕、鹅毛枕、海绵枕、泡沫枕、菊花枕、乳胶枕、磁疗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直到有一天,脑袋开始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医生说,病在颈椎。我才知道,丢失“水烛香蒲”该是一件多大的憾事!

我知道水烛香蒲有着多种药用价值,但不知道它与我那些年的良好睡眠有没有直接关联。除去恋乡情结,它至少还是绿色环保原生态。水烛香蒲,我喜欢这个名字!

父亲85岁那年默默地走了。他离家的时候谈笑风生,可50天之后,我捧回的竟是一帧冰冷的遗像。老人的床头除了他爱看的《文选》《古文观止》《随园诗话》《玉匣记》,就是那只十分显眼的枕头,水烛香蒲枕头!那是父亲进城那年大老远的从家乡背来的。父亲和

我一样,有恋乡情结。现在每每想起,我仍泪眼婆娑。

人真是一个怪物。在母腹之中可以倒立而眠,一旦来到人世就离不开枕头。《诗经》曰“辗转伏枕”,乐府诗曰“结发共枕眠”……可见自古以来,枕头与人最为体贴,最为亲密,相依相伴时间最长。我们睡眠时,夏天可以不要被子,冬天可以不要凉席,但是,我们不能不要枕头。如果说,手机藏有现代生活隐私,那么,枕头则从远古时代开始,就记录着人生的许许多多浪漫情事和难以破解的密码。崔莺莺的枕头是鸳鸯戏水;慈禧老佛爷的枕头是青春永驻;高阳公主的枕头是灭顶之灾;而穷困潦倒的卢生呢,只是趴在那个道士的枕头上做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选好适合自己的枕头,至关重要。

同事N,患有洁癖,是住酒店坐卧铺都带着枕头与睡袋的那种。有一次聚会,看她容颜憔悴,神情萎靡,没有了以往的神采飞扬。问之,说都是失眠惹的祸。我千里迢迢托人从家乡给她弄来水烛香蒲,让她试试,可是,枕了多时她说没有丝毫效果。后来从朋友嘴里得知,他们夫妻俩虽在同一屋檐下,却早已分居多年,而她心心念念的,还是旧时相好。一个怀揣相思愁肠的人,再精美的枕头,也难掩寂寞暗夜中的悲伤。她,选错的不仅仅是一个枕头。



油画 小憩 徐淑荣 作

礼物

李晓宜

周末在家搞卫生,翻出一本旧书,三十年前的旧书。翻出的不仅是一本书,还有许多回忆。它是我读初三时用得来的奖金买的,送给老爸,作为礼物。我还同时买了一块力士香皂,送给老妈。当时已进入初三复习阶段,班级集体状态低迷,总成绩在全年级排名出现滑坡。我们的班主任,那个梳两个辫子的小姐姐,第一次带毕业班。看着别人丰收光景喜人,试验田里的我们萎靡不振,她很着急。怎么办呢?她干脆采取了最直接的“赏金激励”机制,谁考第一,发奖金五块钱,从班费里出!

现在想想,我们的班主任还是敢为人先的,步子跨得很大。

可能是常拿第一的那几个学霸由此压力增大,结果让我考了第一。拿到珍贵的五块钱,我快乐得晕过去,只想着怎么花,丝毫不理会其他同学的“神评论”。也难怪,我考试很少得第一。

给老爸买啥礼物呢?想到老爸爱钓鱼,我就买了这本关于钓鱼的书。我买书爱看出版社,当时这家坐落在北京的出版社出了不少畅销书,而且都很不错。北京,遥远的首都。十四五岁的我,根本没敢想十多年后我会在北京拜访许多出版社和印刷厂,眼里遥不可及的东西,实际上赶过去的路程并不远。

“香皂我只用力士,你呢?”这是当时顶流行的广告语。受此蛊惑,我就给妈妈买了香皂。

老爸今年七十多岁了,因受高血压困扰,早就不钓鱼了。皱纹慢慢爬上妈妈的脸庞,但她笑起来还是那样美丽、和善。我觉得她和代言力士香皂的外国女明星一样,都很美。

母亲对美的理解就是整洁、大方。我们兄妹三人学生时代穿着一一直很朴素,但每次期末评语都是“穿着整洁朴素”,干干净净的意思。时尚是个圈,再流行的东西都会过时,而过时的东西再度流行起来时,已然成经典。我们兄妹仨的孩子,如今在校园得到的评语也是“仪表整洁,待人有礼”。我一直觉得这种“美”是老妈送给我们的礼物。

木匠

兵歌

木匠是我小时候在农村时的同学。他不会木匠活,但很早就做起了木材加工的生意,滚雪球似地越做越大,现在已经成了当地镇上的龙头企业,还开始做出口贸易的合作加工,跻身创汇型企业行列。因为做这个生意,几年前,我把对他的称呼改成了“木匠”。虽然他媳妇不爱听,他又不抵触,但我喜欢这么叫他,日子久了,木匠的称呼也就在圈子里面叫开了。

木匠属于那种高大威武、英俊洒脱型的男人。小时候我俩在一起上学的时候,身高胖瘦包括模样都差不了多少,但后来他个子蹿得很快,我却“进步很慢”。每天放学我们俩很少准点儿到家,要么下到河里玩水抓鱼,要么钻进田间地头掏鸟窝、找“羊喇罐”,有时还跑进附近的山林里爬上爬下。

闲暇时,木匠喜欢看书,哲学、文学、历史都喜欢看。他办公的“木匠房”的书柜里摆了好多这些方面的书籍,很零乱,但不是摆样子,有时间他就看看,还常常把看到的一些感兴趣的史实片段或人物事件讲给大家一起分享。“木

匠房”里的摆设也很讲究,非常突出文化色彩和品位。我给朋友介绍说他是文化型的“农村木匠”,朋友们很敬佩,他也微微一笑,不做回答,权当认同。

木匠不喝酒,几乎是滴酒不沾,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酒桌上都有什么人物,谁劝也不喝。木匠喜欢喝茶,如痴如醉,每天除了到车间或出厂门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茶桌前喝茶。“木匠房”里也到处是装着茶叶的瓶瓶罐罐和形态各异的茶具,有普洱、铁观音、大红袍、龙井等好多种牌子的茶叶,他的办公区和生活区域俨然成了茶城和茶室,品茶的人多了,企业人气也旺。

木匠的言语不多,但喜欢运动、喜欢唱歌,年轻时就是单位篮球队的主力,一位和他一起打过球的哥们说,木匠当年在球场上生龙活虎、大出风头,除了投篮不准其他技术全面,样样全行。因为喜欢篮球运动,办企业以后,他还专门在厂区内修建了一个篮球场,有时自己活动锻炼,有时还叫上几个哥们一起“发发汗”。木匠也喜欢唱歌,天生了一副阎维文

似的好嗓子,声音高亢甜美,这两年还学会了几首藏族风情的歌曲,唱得也蛮有味道。前些年,我陪中央电视台的栏目组录制满族风情的节目,导演让我帮助找几个能歌善舞的家庭参与录制,我想到了木匠一家,尽管他紧张得不得了,但在媳妇和孩子的共同支持下,还是圆满地完成了节目的录制。

木匠有过两段婚姻生活,现在有三个儿子叫他爸爸。生活中的压力不小,但木匠很尽职尽责,两年前,他出面张罗给妻子原来的儿子举办了隆重的婚礼。那天,按照他的要求,我还帮着准备了讲话稿,表达了他的意愿和对孩子们的希望,只是登上台以后,他“蒙圈”的毛病又犯了,丢字串行,成了婚礼上的又一“风景”,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特别开心,特别敬佩他的与人为善。今年夏天,木匠和现任妻子一起,给前任妻子生的儿子也操办了婚事,场面宏大,礼花满天。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完成了两个大爱的故事之后,木匠很开心、也轻松了许多。